

延安文史第十二辑

# 全国政协委员

—韩起祥说书

上  
干

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 全国政协委员

## ——韩起祥说书

上

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 编 委 会

主任：韩 煜

副主任：马 哒 李和平 高长天

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高福华

主编：韩 煜

执行主编：王 嵘

编 委：雷 斌 毛 翩 刘森民

任新谱 张俊雷 闫占堂

边志银 朱辽成 杜建军

马世平 刘 江 程 远

王列荣 史发罗 刘 正

孟凡仁 张火山

审 稿：毛 翩

编 辑：王 嵘 王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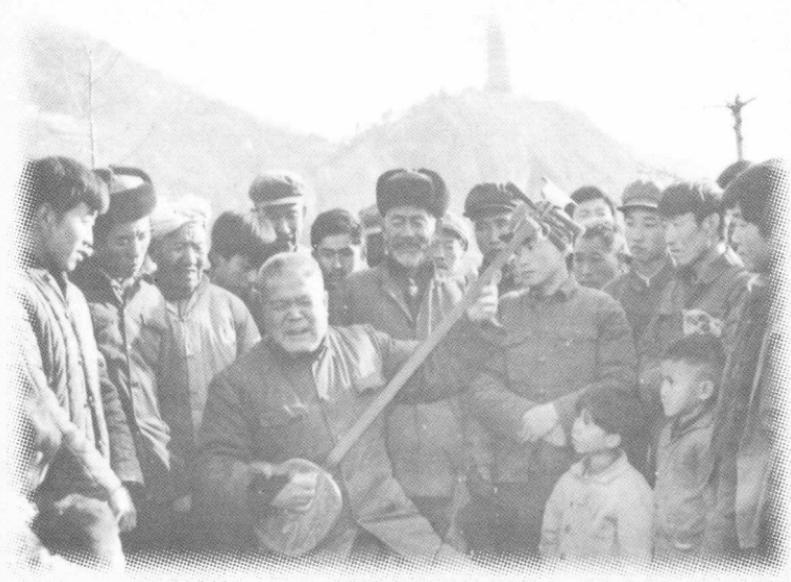
1958年周总理接见全国文代会代表时和韩起祥亲切交谈



1975年韩起祥在安塞闫家湾体验生活



1984年韩起祥培训第一代女弟子



1985年韩起祥在河庄坪杨老庄给乡亲们说书

# 序 言

延安市政协主席 韩 烨

韩起祥同志作为原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作为一位中外驰名的叙事诗人、表演艺术家,他的响亮的名字是同陕北、同延安紧紧连在一起的,就如同赵树理与山西,柳青与关中长安,马拉沁夫与内蒙大草原一样,韩起祥以他的创作成就和表演艺术魅力,征服了听众,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达到了一个自编自演的说书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的一生是繁忙而辉煌的。

韩起祥出生的1914年,正是中国黑暗的年代。他是一个苦孩子,家庭兄弟姊妹多,他的父亲无力养育,在他刚满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而去世,十二岁和十三岁的两个哥哥不得不去给财主家揽长工,九岁的哥哥出家当了和尚,三个姐姐都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只剩下因出天花而双目失明的韩起祥和他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他十三岁开始拜师学艺说书,出师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陕北说书艺人,1932年,他在说书卖艺途中巧遇红军领袖刘志丹。从此,在党的指引下,以说书卖艺为名,暗地里宣传革命,做红军的秘密联络员。曾因张贴宣传标语被国民党军抓去坐牢。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革命信念更加坚定。1939年,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韩起祥联络三十二户穷人南下延安,找到了光明。从此,他编新书、说新书、走新路,以精湛的技术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党的文艺战士。在毛主席《讲话》精神指引下,他坚持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坚持为工农兵服务,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赞赏。一次三位领导人专门请他去给中央机关干部说新书。等到三弦落下，刷板一停，掌声雷动。朱总司令说：“韩起祥，你的新书说得很好嘛，连我这个四川人都听得入了迷。以后要尽量学习陕北普通语，要准备为更多的人说唱新书。”周副主席很有感触地对大家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峁峁，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艺形式啊！”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韩起祥同志，你的新书说得好，就是要多编写演唱工农兵，还要多带徒弟，有什么困难，政府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的。”随即很稀奇地拿起他的三弦琴，抚摸了又抚摸，见他的三弦旧了，毛主席便说：“新书要推广到全国去，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一定送你一把最好的新三弦。”书场上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韩起祥把领袖的鼓励和群众的赞扬化作创作与表演的更高热情，更加努力地活跃于当时延安革命文艺舞台上。全国解放后，1953年，韩起祥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果真十分荣幸地得到毛主席赠送的新三弦。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和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他一生走过多少路，说过多少书，已经无法统计。只是熟悉他的人，只要一想起他，眼前呈现的就是他身背三弦，走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就是他怀抱三弦，在人民群众中引吭高歌。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和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组织上要他定居北京，他不去，一心一意扎根延安，体验生活，编书、说书、开馆教徒，他始终保持和发扬了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时期也是这样。他有惊人的创作才能，为振兴祖国曲艺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一生创作了长、中、短篇新书三百余部，至今仍有几十部被他的徒弟们继承下来，在民间传唱不止。他的创作都是就地取材就地编写，就地演出，就地修改，丰富多彩，他的说唱，真正起到了痛斥邪恶，鞭打黑暗，歌

## 序 言

---

颂真、善、美，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出版《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来纪念韩起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旗帜鲜明地鼓舞人民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发进取。

韩起祥同志于 1989 年离开我们，二十年来，虽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韩老留下的这种以他为代表的陕北说唱艺术的淳朴写实风格，至今仍然是我们追求的一种高妙的，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境界。《陕北说书》被确定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再一次证明这一独特的民间曲艺是深受陕北乃至西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只要我们认真挖掘整理，推陈出新，不断有所创造，有所革新，就一定能够使之青春焕发，永放异彩。

2008 年 8 月 19 日

# 目 录

序言 ..... 韩烨

## 创作书目

翻身记	(1)
我给毛主席去说书	(15)
刘巧团圆	(21)
打豺狼	(76)
四岔捎书	(82)
王丕勤走南路	(96)
宜川大胜利	(127)
张玉兰参加选举会	(146)
时事传	(164)
逛延安	(184)
回乡记	(193)

看大桥	(218)
赔茶壶	(223)

### 传统书目

卖诗	(229)
花柳记	(243)
观灯记	(308)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372)
莲花记	(386)
戏影记	(398)
林详宝寻妻讨饭	(441)
“延安知青”生活史料征稿启示	(468)

创作书目

# 翻 身 记

弹起三弦响连声，  
把我的身世唱给大家听。  
乡亲们听罢想一想，  
大是大非要认清。  
我老家在陕北横山县，  
离城百里韩家园子村。  
三辈子都是揽工汉，  
祖祖辈辈受苦辛。  
我爷爷给地主揽工把腰压坏，  
我父亲九岁揽工累断筋，  
我大哥下窑掏黑炭，  
四哥从小卖给人，  
三哥出家当和尚，  
二哥揽了十五年工。  
揽工汉生活象牛马，  
地主家净吃坐穿享华荣。  
地主家堂屋瓦房红漆门，  
满堂家具晃眼明。  
冬穿皮袄夏穿纱，  
炕上是铺着七层盖八层。  
我们家住的房子开窟窿，  
铺的炕皮盖窑顶，  
黄蒿捆子把门堵，

风扫院子月当灯。  
地主家早起吃馍晌午糕。  
到晚上拿起切面刀，  
烙烙饼，炒鸡蛋，  
羊肉丸子细粉条。  
我们家十口人只有四个碗，  
吃的粥能照见人影影。  
冬天吃粗糠窝窝掺榆皮，  
到夏天树叶野菜当饭用。  
青黄不接闹春荒，  
求告地主借米粮。  
春天借上一斗米，  
到秋天本利就是驴打滚，  
本滚本来利滚利，  
祖孙三辈也还不清，  
帐债垒得象蜂窝，  
逼帐的财主踢破门。  
穷汉短不下富汉钱，  
倾家荡产把帐还。  
我们家没有房来没有地，  
只好将人折价去揽长工。  
揽工苦，揽工穷，  
灾难不断祸重重。  
我三岁得了天花病，  
我父亲伤寒大病缠在身。  
每日里粗糠野菜难得饱，  
哪里有钱请医生？  
我父亲四十三岁就病死，

我两眼生花失了明。  
死了一个劳动汉，  
添了一个瞎眼童。  
我母亲苦撑苦熬往前过，  
每日里眼泪洗脸过光阴。  
没办法，我八岁给地主去推磨，  
混一口剩饭把饥充。  
可怜我，穿的裤子象驴笼嘴，  
棉袄上补丁垒补丁。  
光脚片子走冷地，  
头上耷拉一条破手巾。  
抱住磨棍团团转，  
象一匹瞎马在磨道行。  
有一天，从上午推到天黄昏，  
饿得我腰疼腿酸头发晕，  
我向地主婆娘要饭吃，  
她指着我的脑袋发雷霆。  
她说：“我们家正办喜事待亲友，  
来了些三亲六故好宾朋，  
你这样三分象人七分鬼，  
出头露面太丢人。”  
她说我，冲了她们的吉利扑宅神。  
气得我，围着磨道找不到路，  
又摸窗户又撞门。  
地主家娃娃心毒狠，  
路上设下绊脚绳，  
摔得我鼻口出血满脸肿，  
他们拍手笑的一哇声。

老母亲把我搂怀内，  
哭一声：“我可怜的儿子苦命人，  
倒不如你早死免受罪，  
也免得儿有灾难母揪心。”  
从此后，她不让我给地主去推磨。  
我在家里瞎瞎摸摸帮母亲。  
母亲在家卖豆腐，  
我帮她，担水、推磨、端浆盆。  
母子们，牙缝儿里剔食苦积攒，  
积攒了五块大龙洋。  
母亲托人给我找老师，  
让我投师学艺好谋生。  
那一年我才十三岁，  
母亲的嘱咐我记得清。  
母亲说：“这五块龙洋是血汗钱，  
也是咱母子的命根根。  
你争气，学会说书能顾住嘴，  
为娘的，死了闭眼也放了心。”  
因此上，老师打骂我都忍受，  
每日里，勤学苦练很用心。  
十四岁，我刚刚说书能挣钱，  
那一年，陕北跌下大饥荒。  
针尖小米数着卖，  
十家九户断口粮。  
有钱的放帐买地发横财，  
穷人穷上加十分。  
有钱的猪肉白面家常饭，  
穷人饿得发迷昏。

我们一家人饿得象一滩泥，  
立不住来站不稳。  
常言说：老虎瘦了奔山林，  
人到为难探亲人。  
我到姑母家里去转借，  
我姑母三天没把烟火生；  
路上碰见我姐姐，  
她要卖我亲外甥；  
我又走到我舅舅家，  
他五谷断绝吃草根；  
我去看姨家怎么样？  
他一家饿得正发昏。  
无奈何去求地主韩尚高，  
求告他借给我米二升。  
他说是：“韩家户里数你穷，  
你没有保人可不行。”  
我说道：“大叔呀！我半块薄地都没有，  
等到那转过年成补恩情。”  
他鼻子一哼冷冷笑，  
“饿死你，叫谁补报我的恩？”  
说罢话，转身就把门关上，  
我说的苦情他不听。  
我哭着路过他家苜蓿地，  
苜蓿的清香真馋人。  
我刚刚揪了他一把苜蓿草，  
不好了，他儿子要帐往回行。  
一把把我拉出苜蓿地，  
手拿皮鞭往我身上抡。

一边打来一边骂，  
“你这个瞎子怎能比畜生？  
骡子吃草能下地，  
你吃苜蓿有什么用？”  
我就地滚来他追着打，  
追赶了半里多路才放松。  
我浑身是伤回到家，  
一家人齐声哭叫一哇声。  
原来是县政府派来狗腿子，  
催粮要款逼穷人。  
老母亲千难万难没办法，  
只得狠心卖亲人。  
把妹妹送到卖人市，  
人市上哭声好悲伤；  
妻哭夫来夫哭妻，  
恩爱的夫妻活分离；  
娘哭女来女哭娘，  
好象是刀子剜心摘肝肠。  
我妹妹那年十一岁，  
才能换得米三升。  
把妹妹交给人贩子，  
我妹妹抱着娘腿不放松。  
人贩子又是推来又是轰，  
把妹妹推到大车中。  
拿卖女儿的钱纳了粮和款，  
吃饭如同吃黄连。  
就这样，黄汤冷水挨到四月底，  
树皮吃尽草绝根。

满村的榆树都剥了皮，  
柳树成了光棍棍。  
家家户户无路走，  
各自逃生离家门。  
我们一家都失散，  
西的西来东的东。  
就丢下我瞎子看不见路，  
盘盘算算活不成。  
思前想后死了好，  
也免得活活受罪折磨人。  
哭一声卖到山西的亲妹妹，  
又哭声为儿受罪的老母亲，  
再哭声四散逃命的哥哥们，  
亲人呀！我今生再难见你们。  
我哭了一阵要寻死，  
忽听得，看家的白狗饿得乱哼哼。  
我摸着白狗流下泪，  
想不到白狗看尸守我的身。  
弯转回家把门闭，  
房梁拴上绳一根，  
摸着绳套我上了吊，  
忽忽悠悠走了魂。  
风吹屋檐呜呜响，  
破嘴老鸦乱嘶声，  
白狗扒门直叫唤，  
惊动庄上没走的人。  
有钱的看见啐唾沫，  
屁股一扭就关门，